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四

知縣熊燦纂修

藝文志上

奏疏書目

碑記

文以經世詩以觀風升降醞漓之數繫之顧辭以達意不斲於工亦不厭工和以天倪可徵文獻志藝文

奏疏

應詔指陳疏

李夢陽

邑人時官戶部郎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

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聽蓋直言之臣秉性樸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

理未新讜言未聞倦倦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
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
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
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
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
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
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
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

原书缺页

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
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
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
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除服非詔不起今大
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
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邊未侵百
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至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

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
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病夫倉廩場庫錢
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
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
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
今某某有司撻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
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
於彰彼未撻發其奸尙有嚴心今其奸業撻發之矣不置之法
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

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有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闔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

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
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
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墮發其軀
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
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
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
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
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

曰三千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
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
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
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
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
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狀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
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
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

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
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
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
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
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
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
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爛熳不撲燎原奈
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
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

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雖但罷免不問如此
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
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
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
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斂之不問貧
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破產貧者稱
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遺棄一旦棄父母
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悍風雹之災
逋者不還居者縲縶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

善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燭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日主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

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謂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卽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

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闕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

六年勘官馮誼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
草地牧馬爲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
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
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
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
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
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
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尙百七十餘
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

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何奴
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廉財
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
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
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人
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人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
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
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被以鉅萬
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

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
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
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
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
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
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
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
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
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慮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

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
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
里水旱之災然則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
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
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
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
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
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
矧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至事

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
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
於朝與眾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
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
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
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
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資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
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

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阼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則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并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徹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外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

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
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
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
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
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
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
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
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
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

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
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
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
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
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何所取於
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
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并肩輿出入珍食衣
錦陛下踐阼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
諸君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

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如鋤草不盡反茲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

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

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疏上皇后母金氏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旣而鎮撫司其獄以辭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入侍上詔大張滕語左右咸莫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日近外事如何大夏日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日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朕不得已而下

之獄鎮撫司木上朕試問左右當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
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合重責
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
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合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

堯舜之仁也

出通紀

應變陳言疏

萬曆二十一年

何出圖

邑人時任職方

臣伏觀入春以來風霾特異地震京師星隕火妖畿內叠奏臣
卽不諳占書極知爲凶荒寇亂百姓流離之兆無疑也矧三序
恆暘赤地千里我皇上反躬自咎竭誠致禱雖甘霖應祈而麥
秋已無望矣歲穀不登則民饑民不聊生則盜起此理勢之必
然亦朕兆之已見者也臣目擊時艱常有所慨于中者况陛下
屢敕百司條奏害民之令以回天意期在共享太平之治臣敢
不竭一得之愚據偏頗之見列上救荒弭盜數條惟聖明採擇
焉夫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爲災者其備具也

今之備具乎否乎若所謂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此其計誠得而以今行之已後矣乃今饑饉既成閭閻懸磬頽待哺之民朝不及夕而徵輸力役之困莫必其命求所以優恤而安全之者惟有蠲租賑貸之兩事而其弊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以蠲租論之非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耶乃今則不然矣皇上屢下蠲免之詔有司曾不自檢覈而取憑于里胥之手大額雖除悉在那移之中而徵派之數猶初也彼民愚惡知其應輸應免者何項而張頰一辯詬辱百至矣臣以爲與其別起存之條而免其數曷若總徵輸之數而免其價蓋十蠲其

七或蠲其三民皆曉然知畫一之法而當其數止卽狡猾不得行其奸矣此蠲免之當議者也至于開倉廩以賑飢卽人人能言之矣當其呈報等額也孰不取質於里書之口能保其不以賄爲掛脫乎而力不能賂者展轉溝壑焉孰恤也有司懼其不平于是開告訐之門詳里鄰之訛拘攝鞫斷動輒以旬月計及其數斗之給不賞數日之費而號寒啼飢猶故也此國家雖有惠民之典而民往往不沾實惠者坐是焉耳臣以爲每戶擇長而賢者使開坐其所宜給又總給使分布之彼同氣不大倒置總給之則要而速以此議賑庶奸無所容而民沾實惠與此兩

者救荒之大端也外此則倉廩不繼或勸貸於積粟之家民力不支宜盡停夫不急之役此在周禮荒政十二區畫周詳鑿鑿可見之施行者而要之在有司貧苦自甘甯一是守與斯民以休養之規而殫風力以博名高者禁使勿逞焉也至於盜賊竊發今雖未睹其形狀第恐飢寒切膚怨毒填臆或出於萬不得已之計而自棄於盜賊蓋曰死等耳甯死于盜緩也且得快志焉此雖癘疥之疾恐非盛世所宜有也哉觀周禮士師之職聯州黨比閭之民爲之什伍使之相愛其不安于此閭不受于什伍者卽奸民也部主無所容里閭無所寄其後商君治秦亦令

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而武帝因之爲沉命之法此皆太苛以
臣考古人已試之規惟竇儼義營之制爲可行大畧一戶爲盜
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使村自相保盜無所托而近日
保甲之法亦其遺意惟有司申飭而通變之令戶書其丁男之
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人無遊惰舍無隱奸境內肅清而
盜可以不作矣或不幸有巨奸大猾萌蘖於其間窺伺人情洶
洶易于倡亂乃奮挺揭竿大呼烏合之眾所在有司卽當相其
機宜輒奮兵以剿之則事半而功倍其或遷延顧忌坐令其勢
突鹵掠黨與日眾然後議兵籌食竭國家之財力乃能蕘蕘勝

之而民之糜爛者不知其幾矣是故兵貴神速乃應變制敵之
大機也以臣觀今之疆域閩廣通寇雖稱痼疾終不能離山藪
爲中原禍也惟兩河齊魯之間結社煽惑之衆深爲可虞彼株
連動以數郡每郡動以萬計甚至不畏斧鉞之誅而畏其號招
之令試觀古之倡亂蠡起一方四方嚮應若川潰火延不可撲
滅而補塞者率此輩也乃今則更夥矣有司者方且懼激變之
自己玩視養成是何異抱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也以臣經生之
見誠不能外周制而別有所建立是故士師掌八成焉凡邦謀
之觀釁邦賊之構逆邦朋之聚黨邦巫之造妖皆嚴詰而預防

之使不得發有司者誠能徬而行之折其奸萌散其黨與此曲
突徙薪之至計也又聞之有治人無治法治法之不效有可不
得其人焉耳宋饑司馬光請廉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
賑所轄漢渤海盜起殺傷長吏龔遂往治之請無拘文法而漢
池之狡轉而悉緣農畝今有司分符綰綬當官所急要者非撫
摩愛養除盜安民事耶上以是責之下亦以是效之第能修其
實政無曠其官常則荒歉不爲災盜賊不爲困矣要其端本澄
源之論惟在我皇上勵精之衷耳伏讀聖諭敕中外一體修省
冀回天變矣而密沕至計胡不俯納諸臣之請躬勤儉以爲天

下先方今土木役繁徵輸令急織造燒造不聞其報罷浮費賞
資時取于外庭蠲免之詔下矣獨及于存留而不及于起運內
操之制停矣寄牧于內庭而不下于太僕殆非所以撫育災傷
之民而培植匱乏之國脈也語曰正其本萬事理惟皇上殫精
留神焉則宗社幸甚蒼赤幸甚

劾近臣結黨疏

萬曆十六年

何出光

邑人
任御史

臣聞自古人君所以壅蔽聰明以成陵替之漸者必自宦官宵人始惟剛明果毅之主察其黨與而誅戮行焉是以世道清明人心震肅億萬年太平之業實基于此臣伏在草野自壬午癸未始成進士當是之時蓋目睹馮保徐爵諸人權傾中外莫敢誰何矣幸蒙皇上奮然震怒一並掃除薄海內外歡聲若雷臣以爲清明嚴肅之治可以萬年如一日者不意姦黨餘孽潛滋操弄至于今日有張鯨邢尚智劉守有等其威權虐焰又不啻馮保徐爵已也昨者劉守有假爲講告以嘗皇上之用舍科臣

任讓陳尙象等察其奸計據實參劾皇上不遽處分者雷霆之威待時而發耳乃張鯨等大言于外以爲轉日回天業已塗去擬旨矣然耶否耶臣不敢漫言以瀆天聽直以鯨等之作威弄權納賄賣法之實萬不可赦者冒死爲我皇上陳之臣謂三臣之當死者有八罪焉夫人臣之罪莫大乎受賄縱奸而猶莫大乎阻撓天威頃者李材駕空戮屍歐君冒賞皇上奮然獨斷明正其罪中外臣民莫不舉手加額謂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臣工震懼凜凜受事獨厰衛官校以爲奇貨先恐嚇伊男謂非重賄汝父必戮掠卽死以致盡輦資財公行饋獻劉守有奉旨捕

捉者也先受銀一千兩矣尙智爲張鯨腹心假之以通張鯨先受銀一千兩而後以二千兩送張鯨矣又以二千兩送鎮撫司矣此皆走內人魏應鵬所過送中外臣民所共知者也以故李材等以奉旨拏問之囚散處于外若無罪人焉鎮撫司打問漫然無一事實矣卽皇上再三究駁而張鯨曲爲庇護以致至今不決自始至終錢神用事遂使天子之威阻撓而不得自由者皆鯨等之罪也此其當死者一也往者犯人馮保干冒天威籍沒其家矣中外觀望以爲馮保有敵國之富其所沒入于官者不知當有幾多矣乃張鯨奉命籍沒守有封鎖其門二人通同

爲奸先將珠寶珍玩精麗奇巧者盡入於二人之手却以濫惡
粗糲之物搪塞充數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皇上試忖度之馮
保所有之外止于此而已乎所以使盜臣之寶不得盡還于府
庫者鯨等之罪也此其可死者二也馮保入官之房奉命招人
領買矣未嘗仍令內官贖回也張鯨通同邢尙智素知馮保
之奸必將細軟之物深藏宅內不知其幾乃令鯨弟張書紳出
名承買者十二餘所遍地追尋大有所得京師爲之語曰房價
一萬中有百萬今所買之房又有轉賣於他人者矣夫以張鯨
之貪豈乏財而賣房者哉正以既取其中之所有轉將空房以

滅其迹耳狡詐專利用上行私莫此爲甚此其可死者三也厥
衛之設欲其發奸摘伏以靖京師非欲其羅織富室以爲利權
也乃邢尙智劉守有相倚爲奸知富民徐佐之富甲於京師乃
以使女盜金之事挾制徐佐詐銀數千兩後已被害之人可審
也商人王福以廿金賻尙智之喪矣智怒其少誣指爲鄭承憲
家人挈赴東廠遂傾其家王福之含冤可審也其餘作威詐財
不可枚舉三家之富過於王侯此其可死者四也故絕商人在
金等尙有未領鈔錠貯在內庫旣無人領卽當公用乃張鯨查
知此項無名令邢尙智假名冒領挾同欺罔盡數支出賣銀六

萬餘兩尙智常對人曰欺領官銀如此之多將來難免一死矣此戶部諸臣每切齒而未敢言者可以查而知之也夫以我國家乏財之日而張鯨且侵尅若此况其他哉此其可死者五也公侯世臣皆有功於祖宗之朝我皇上所優禮而保愛之者也乃張鯨指以雲南冒功假稱上命差人遠訪嚇詐劉天奉等銀兩不知其幾卽以黔國公之貴抑且嚇要銀一千而後歸焉嗣後賤如邢尙智者有母之喪黔國公自雲南遣人奠之魏國公自南京遣人奠之其他公侯世臣俛首進禮者不知其幾也威靈氣焰足以鼓動天下也如此猶其甚者甯陽侯陳應詔爲兵

部推掌府軍衛印皇上已傳旨委用之矣乃甯陽侯入謝張鯨
止以不識邢尙智致禮欠恭智卽面斥曰此子何足委用乎甯
陽侯再三謝罪竟不答禮凌辱大臣至於如此此其可死者六
也輔臣之用舍人主獨斷之權也卽皇上垂問左右不過試其
敢言與否耳乃張鯨大言於外謂皇上嘗與之論相矣鯨曰某
也可用某也不可用若將謂卜相之權全出於已雖聖衷原有
灼見而張鯨肆言無忌擅作威福一至如此此其可死者七也
丙言不出外言不入我國朝之家法超軼前代正在於此乃張
鯨賣弄近侍之權諸凡我皇上之裏言微旨輒令尙智傳於守

有每對人曰此皇上未下之旨我公公獨自知之者然且指稱聽記內外傳言市井浮議動徹聖聰卽我皇上在宮讎讎之時戲言戲動不可令臣子知之者亦皆泄露於外以致人言藉藉至不忍聞皆鯨等之罪也此其可死者八也八罪之外不可勝數乃張鯨方且恃寵矯恣倚守有爲牙爪託尙智爲腹心彼守有者猶日席其祖父之胤寵過富貴反過其先臣而不知止矣而邢尙智不過六科廊一書辦賤役耳一旦投爲張鯨管家身膺冠帶之榮家有數十萬之富其子邢有章又冒錦衣之官其婿王大綱方居申書之任中外盤結虐熖可畏及今不卽剪除

後將莫知所終此臣之所以日夜拊心冒死上聞者也參照提督東廠太監張鯨惡黨遺奸近臣跋扈張虎噬狼吞之勢而富過王侯憑城狐社鼠之威而權傾中外數其八罪則過惡滔天律以三尺則措躬無地帶銜鴻臚寺序班刑尙智市井奸徒僕奴賤輩操無文之刀筆父子三冒衣冠倚奸宦之冰山坐致萬金宅第既盈惡貫當付法曹錦衣衛都督劉守有執袴驕倨之子肉食壅腫之夫目不識丁昔作江陵之羽翼志甘媚竈今爲東廠之爪牙誅其心誠三窟之狡兔數其罪乃漏網之遊魚此三臣者所當急付法司明正其罪者也伏乞皇上斷自聖衷速

行處分然後將臣所一一究問如律則中外臣民莫不仰日月
之明懾雷霆之威而億萬年精明嚴毅之治可長保矣臣愚幸
甚宗社幸甚

再劾中官疏

萬曆十七年

何出光

邑人時應
按直隸

臣聞明主不以一時之舉動而損萬世之盛名不以一人之寵
倖而違天下之公論何者青史最嚴而輿情難拂也頃者張鯨
用事欺天賣法得罪於天下萬世久矣我皇上俯納諸臣之言
勅下法司明正其罪天下歡欣青史載筆以爲皇上明并日月
斷若金石先斥一馮保復斥一張鯨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
萬萬者此豈漢唐諸君可同日語哉不意本月十四日接得邸
報見科道諸臣交章論劾以爲張鯨不可復用奉聖旨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在千里之外始知張鯨既斥而復入之矣中外洵

謂驚憂不定臣獨以爲未也夫以我皇上赦惡宥罪之仁而見
憂鯨搖尾乞憐之態天地之量何所不容既暫令其入亦不足
異但張魃之惡中外所素知也一旦潛入而柄用之將必招權
肆賄干與外廷矣將必漁獵貨財睨軍府矣將必引用克邪
驅逐正人矣將必陰謀承望變亂家法矣將必欺蔽聰明專擅
聖府俾我皇上不得以自由矣譬之怒虎出匣咆哮益甚塞源
開流毒必慘皇上視之不過一宦官耳而不虞其爲害之若
也况三公九卿皆皇上之股肱也當時臣言之而三公九卿
不從而贊之矣臺省諸臣皆皇上之耳目也當時臣言之而臺

看諸臣嘗從而和之矣今一旦用鯨遂使股肱之臣耳目之官
人人自危其有不憂心愁色者誰也况四海臣民蹙額相告國
戚野史秉筆續錄皆將曰鯨一用而禍天下者不淺小也我皇
上聰明天啟特未之思耳一思之而所以斥鯨者不崇朝矣伏
念臣言官也蒙皇上參養之恩俾之守職言路則所以報至恩
於萬一者惟在進言以盡職耳昔皇上斥鯨則以臣之言可信
而臣得其職矣今一旦用鯨則以臣之言不可信而臣失職矣
未有言官失職而不可罷斥焉者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先斥臣
以謝張鯨然後斥鯨以謝天下後世則我皇上日月之明金石

之斷真可以超軼前代豈直四海臣民傾心共戴而萬年青史
且誦德於不窮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弭盜中州疏

萬曆二十一年

盧傳元

邑人時禮科給事中

題爲饑民聚寇可虞撫弭計議宜周乞勅內外當事諸臣破局見酌便宜賑饑弭盜以保萬全事臣惟河南浹歲災荒昨年水災尤爲二百年來罕見小民饑困無聊弱者餓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所在搶掠家無盜字先後諸臣疏圖已詳頃接河南巡撫張一元疏稱民窮盜起之狀謂汝南陳潁之間結聚多至六千餘人百姓被其荼毒慘於劉寇猛獸則大亂已起而天下之大可憂者將在此矣近聞之來自汝南者所云殆有甚焉不勝駭愕不勝杞慮一時廷臣計急目前不出勦撫兩端而微臣愚

見以爲此皆饑民初非亂民宜急議撫而不可先議勦者誠謂
太兵一舉中原動搖干戈所臨所傷必多故莫如撫之然非大
破常格假以便宜恐亦未必能全濟也第遣官發帑皇恩已浩
蕩無涯而無已之求臣亦何敢過徼惟就諸臣疏請所及有一
二當熟計者請爲皇上陳之夫湖廣等處糶糧十萬石非奉特
恩准發汝甯缺米等處減價出糶者乎第民饑且死朝不保夕
而過淮期日尙遙則遠井不救近渴此科臣有請銀之舉也臣
則謂救目前之死帑銀誠宜急發而救日後之死漕米未可遂
停蓋汝南之間斗粟四錢則所少者正惟米耳况當三四月之

交正青黃不接之際賑銀已盡米胡可少宜銀米通融均賑爲
便竊計帑銀先到則先分十萬兩賑汝南留十萬兩賑開歸以
救燃眉之急俟糴糧過淮再由壽州等處運五萬石於汝南由
大河運五萬石於開歸以收接濟之功此一轉移之間若如慮
過淮期遲請再勅漕臣同心共濟先急僨運十萬石過淮運發
四府接濟毋徂往時過淮常期遷延因循坐失機會庶早一日
多活數十萬之命矣至於工部十萬皇上業允科臣楊東明之
請着該部看發矣而竟從中格止與陸萬夫財聚民散本固邪
宜輕重緩急不待權較豈大臣謀國見不及此耶况此四萬留

之內庫不過太倉之一粒而散之饑民可活數萬之生命該部何靳焉且饑民無數張頤待哺倘賑救不接仍歸餓死皇恩將無未終乎皇上不惜散財發粟大行蠲賑之謂何竟以部抑靳此四萬耶夫多一分則民受皇上一分之賜少一分則上壅皇上一分之仁萬一奸民借口思逞將尋斧柯貽憂國家不細不知該部何辭自解也乞勅該部仍照科臣所請再發節慎庫銀四萬兩以足十萬兩之數急解河南聽遣官鍾化民便宜分投濟賑聖惠有終而人皆去死投生矣何憂乎盜賊若夫多方便宜拯救皇上既許之鍾化民矣臣猶慮五府一州饑民甚眾而

帑金所賑或有窮也則該省司府庫藏豈無可動之積貯乎第
未奉明旨而王守之官未免遲回不敢擅發必待臨期請而後
行誠恐緩不及事再乞明旨申勅河南撫按卽查布政司及各
府庫見在積貯一應新舊起存不拘何項銀兩盡數查出萬一
帑銀不敷糴米未到而嗷嗷子遺難坐視死不妨便宜酌量借
賑期於百萬生靈人人全活不限以數通候事完之日將借過
銀兩賑過饑民實數總造清冊送部查考其應補還者補還應
免補者免補亦候事完之日請自上裁部臣無得先期中阻其
他盡蠲災重之起運停緩積逋之帶徵改折王府之祿米及整

勸兵備責成有司等項則諸臣條議已悉明旨不啻再三申之矣無容臣贅也如此澁澤災民疇不感動而携貳之心將不膠自聯彼結聚脇從之夫盡散歸農必有縛王自簡來獻者矣銷弭之計無出此者若徂目前忽遠圖惜小費忘大計恐劉賊復起於今而無聊之民乘之而易動也且江南逆藁未盡成擒山東寇盜所在竊發一合難收非以干戈取之不足所費朝廷宜獨止此不可不長計也惟陛下留神獨斷急勅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

敬陳勤政疏

萬曆二十一年

盧傳元

邑人
給事中

題爲因事効忠敬陳勤政慎德六事以裨聖明採擇以圖萬世
治安事臣惟天下之治每成於勤而帝王之德莫大於儉故克
勤於邦克儉於家大禹所以啟夏懋昭大德不殖貨利成湯所
以造商自古治君莫不皆然惟我皇上益隆厥道恭睹臨御之
初敬天率祖稽古勤民恭儉之德遠軼前代奈何十六年以後
遂以靜攝爲常因循日久百度漸弛雖有儆惕夙夜之心不勝
聲色貨利之間譁者謂陛下政倦於勤漸不如初矣以故邇年
人愁天怒災變頻仍民散盜起已見土崩之形寇倭報犬爲

邊疆之患時勢殆將岌岌宵旰可復泄泄若及今勵精尙可以
期後效倘由前因循恐將不知所終臣竊爲陛下大業惜之夫
陛下乾剛英斷豈遂甘爲委靡聖體粹養冲和亦何難於奮發
况當春和景新之始正改絃易轍之會而皇子出講在邇則勤
儉作法又非貽謀之一大機乎臣愚不識忌諱用敢效其芹曝
以六事爲陛下獻非有所難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行而後暫弛
今一舉復之而功效可抱足而須者也臣請竟言之惟陛下垂
聽焉其一復朝講夫朝廷政事所出故一日萬幾無遑逸豫講
筵召對莫非勤修乃陛下之不視朝而御經筵者凡幾年於此

矣豈不以章奏日覽經史不廢命出惟行何妨養尊然疏端批
旨孰與於天語之渙發尤肅聰聞而勵臣工紙上問答終不若
面相商確爲中機宜而盡委曲况當多事尤宜懋圖則朝講何
可以不勤也伏望陛下無以聲聞不見其面爲尊而以天下不
獲其所爲念急出視朝間御講筵以照臨百官裁決庶務以後
常朝或每月六臨或每月三臨講筵或五日一御或十日一御
惟聖意裁定如遇那寒盛暑不妨暫一傳免更乞時御便殿召
對閣部講官諮以國家大計如用人行政救荒弭盜裕民足國
強兵安邊之要凡可以濟時艱而消億憂者務孜孜講求得當

以付所司施行一如祖宗故事則一念勵精卽成治效而數刻
臨御何勞聖躬何憚而不爲也其二躬祭享臣聞祭天嚴父國
家第一大事誠則感格不誠則禍生則惟孝享親惟仁享帝舍
親祭莫由矣乃臣自受職以來伏覩陛下於歲暮大禘則遣官
代矣孟春時享則遣官代矣近該禮臣請祭朝日壇則又奉旨
今次暫遣官恭代矣臣欽惟暫遣之旨仰見聖心亦有所未安
繼惟恭代之旨無亦遂信可以致如在之誠乎臣以爲不然臣
姑置往事請以近日孟春時享言之夫舊例各衙門應該陪祀
之臣自五品而上不啻衆矣聞昨一時恭事廟庭者文武諸臣

自卿寺公侯而下寥寥不過四十餘人甚褻大典何以觀之臣
因是重有感矣夫太廟何祭也况明旨有嚴臣意諸臣宜何如
肅將者而今若此則明日朝日之祭其不恭命也可知矣太廟
何地也嚴天威咫尺臣意諸臣宜何如趨踰者而今若此則
前郊天之祭其不恭命也可知矣臣恐天帝雖高所監甚遠
祖宗雖幽所臨則顯將見對越在上者已非穆穆之容駿奔在
下者又無肅肅之敬則牲帛視斃止虛文耳將無吐之乎欲以
致感格而祈靈貺萬必不能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此非
驗耶夫諸臣不足責臣竊惜陛下怠心一萌而萬事廢弛遂至

此也故臣願陛下深惟天地祖宗之神靈必非微臣所能感而通而仁孝誠敬之精意惟聖躬斯可以格而致戒近日遣代之失復先年親祭之美卽今朝日壇之祭收回遣官成命至日仍親臨祭以致如在之誠更乞天語嚴諭陪祀執事之臣各要寅協恭以祈感格以後郊社廟享大祭必皆躬親致誠毋遣代再悞庶聖敬昭而臣工莫敢不肅精神萃而神靈於是時歆矣其三弘聽納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臣觀近日言事諸臣有以觸忤聖怒而擯錮者有以指摘宰輔而削籍者銓臣纔一推用則空司

而斥省臺交章申救則逐員而罰雖輕言厭聽過原諸臣而因
事効忠心皆爲主必萬萬無如聖諭所謂結黨而沽名者也獨
奈何多疑之夫君尊如天威如雷霆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言况奪其氣塞其路哉臣恐自此忠直
意消讒諂將至卽有作奸鹿馬類凶窮奇亦將畏罪結舌垂首
軟齒陛下孰從而聞之此關於國事不細故臣願陛下弘聖度
以廣聽納也惟宜繼自今於諸臣一切諫言皆虛心觀理如其
言是速賜嘉納卽有未當亦望包容所以作敢言之氣而折奸
蠹之萌也其他以言廢棄諸臣卽今創艾已久感遇更深仍乞

勅下吏部察其言誠効忠意果無他不妨陸續推用則眾正滿朝緩急有賴矣其四慎起居夫人身之精神惟莊敬則日強人身之形氣不葆嗇則不固故善攝生者無極欲善治身者不溺安所以順天地之氣而養壽命之原也况陛下一身天地神明之所顧眷宗廟社稷之所依憑兩宮聖母之所愛托天下臣民之所仰戴此其所繫之重爲何如者而可自輕乎哉曩來雖云靜攝至今想已保和顧其勢易遂其意易適其欲易縱其情易溺則重宮邃閣之中以夜爲日之際麗色藏劔厚味腊毒淫聲怡心芳馨薰喉衽席途畏逸游召蹙叢攻交蠱恐與陛下精神

久而不無虧損如之何可無慎耶故臣願陛下繼自今夙興勤
政以適陰陽之和無再長夜極歡而懷晏安之醜也昔宋程頤
之告其君曰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自
然德日清明身日強固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則臣慎起居
之說也惟陛下留神其五昭儉德臣聞金玉非寶節儉爲寶故
遠方徵求明王所慎臣查滇南貢金舊額止二千兩耳自前年
奉旨加至五千金而滇民困憊始極繼從閣部之請復減去一
千金而聖德光被甚遠科臣王德完以召買爲請無非欲推廣
聖德以惠遠方之意然亦聽斷自宸衷非敢損惟正之供也乃

激聖怒還增千金夫科臣聒擾業已罰俸示懲矣千金之加
滇民得無大不堪乎此令一布臣恐邊徼有司將謂陛下不念
遠民將縱谿壑指一科十椎骨剝髓必大爲朝廷歛怨而海隅
蒼生脂盡計窮飲痛無告出萬死一生不投命海外則弄兵潢
池耳額外千金可以無取民心一失何能復得財聚民散不但
有損儉德而已也故臣願陛下念小民難保將新增八五成色
一千兩仍舊罷免以寬民力以收渙心以昭示不寶金玉而寶
節儉之意豈不一舉而衆美備乎其六節財用我朝歲賦內供
百萬爲額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自萬曆六年皇上因大婚一時

買辦不敷故額外添取季五萬兩後該科臣題奉聖旨你每說
的是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今宮中用度與先年不同額外之
取甚非得已已戒諭內監加意樽節務有餘剩待數年之後積
貯稍充卽行停取仍復舊額欽此一時臣工莊誦綸音莫不贊
仰聖德謂額外加添可計日停止矣乃積貯迄今已經一十五
年計內庫充盈者當不下三百餘萬而停取召旨未見特頒豈
陛下遂忘之耶抑內用尚未足耶果爾則先朝亦此百萬何以
用常有餘今歲增且二十萬矣尤稱不足則是陛下侈用無度
也非以昭德如其積而無用則天子四海爲家天下財皆其財

也何必蓄之內庫而後爲已有乎且戶部錢糧多係邊額借取
既多軍餉必損將再加派於民而膏髓已竭若遂聽缺之軍則
脫巾旣起而茹痛怨毒之民結社盜山之衆一呼嚮應飄忽豕
突束手無策此時也陛下雖欲復悔盡發帑藏以救之而已無
及矣可不爲寒心耶故臣願陛下念軍民之困思財賦之難當
此公私匱竭之時內藏盈溢之際急勅戶部遵照前旨盡停外
取以復舊額仍乞加意樽節爲天下惜財則大信覃孚於臣民
而儉德光照於無外矣抑臣又聞之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明及
時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貴成功也夫闕瑟乃成功之所節儉

實養德之基則操必割之斷以成九仞之功此正其日中之時
已惟陛下加意省納於臣愚言而力行之則輕壤涓流或可少
裨於嶽海芻蕘葵藿未必無資於聖明而久安長治之業可以
駕軼夏商而垂裕萬世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言謬計愚旨
瀆宸嚴無任隕越翹顛之至

諫太子講學疏

盧傳元

奏爲皇太子出講伊邇普天同慶敬劾愚忠以廣聖德以光大
典事臣恭覩我皇上深惟國本沛下明旨皇長子出講有吉矣
此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也內外大小臣工普天率土疇不
舉手加額雀躍稱慶奉將不遑日接邸報見內承運內監以睛
綠寶石龍涎琥珀不敷爲請而戶部復奏睛綠寶石見行招買
惟璣珀龍涎二種產在異域訪求久無能得欲要遵照嘉靖年
間事例移文廣東等處撫按責令司道有司等官設法尋買勒
限封進臣一見之不勝竊異以爲該部所爲陛下教皇子謀者

似未忠也夫瓊珀龍涎果產異域則廣東有司豈能尋買倘未
卽得豈不稽大典况查會典嘉靖年間原無坐派事例明乎祖
家弗之寶貴已且珠石玩好何關大典而驚擾殊方上損聖德
不細何也蓋臣聞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故生而見正
人聞正言行正道未聞其以寶玉也恭惟我皇上愛皇子甚重
故所謂出講計甚周臣愚竊計必將教之以窮理正心之要修
己治人之方必不教之以極耳目之娛開奢泰之原也必將欲
其先知小民稼穡之難周覽天下國家之務鑑古今治亂之迹
必不欲其手不釋珠玉之玩目不絕珍奇之觀也則博選端良

蒐集故典非今日之上務乎晴綠寶石龍涎瓊珀奚爲者耶且
玩物喪志更不宜於冲年卽寶香不備益有光於儉德今該部
不明白正言引皇子以協大道而乃欲借招買導陛下以累遠
方臣恐此文若行將使東南異域之人有以窺陛下謂不寶仁
賢而寶珠玉不費用物而貴異物不教皇子以義而啟皇子以
侈也何以示天下後世臣是以爲該部不取也伏乞勅諭該部
夫完應用錢糧酌量緩急續進不必行文廣東滋擾其他一切
珍奇無益之物卽果難得似宜停買以示不寶遠物之意以昭
陛下節儉之德其於皇子更有益大典更有光矣臣一念樸忠

不識忌諱惟陛下省納

請爲邵雍立博士疏

杜之績

御史

題爲先賢明聖學懇祈一視同仁以溥皇恩以光史冊事欽
惟我皇上崇儒重道講學右文先聖先賢無不留心表揚會御
書匾額學達性天四字頒賜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邵雍
六子煌煌宸翰奎壁生光其榮一也是邵雍內聖外王之學與
五子同功已正聖明洞鑒之中臣一介迂儒何能翼贊高深然
仰體聖心崇祀先賢表揚聖學有加無已凡先賢子孫均沐聖
恩如周程張朱俱有博士以主其祀而邵雍獨無博士以及其
後臣因不辭盲昧敢爲邵雍博士之請惟恩出聖裁或可與五

子一視同仁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
無既垂之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部議覆施
行

碑記

重修明道先生祠碑

嚴憲邑人

豫國公程明道先生祠在扶溝令公廨之前右者蓋以先生仕於其國嘗築扶臺建亭於此以聽政施教故也先生以道從祀先聖廟庭天下之通祀也扶亭乃得專祀之者何也因其過化之地道之所在思其人崇其祀而祠事建焉繫人心崇德化也肇建莫詳所自歷歲既久祠宇圯壞成化庚子秋真定胡公孔昭以京闈進士來命茲邑下車之初躬謁祠下見其敝隘卽欲重創第庶務方殷弗果成化癸卯春政成民信遂擇勝地改創

於琴堂之西中爲祠堂三間傍爲書齋三間重門周垣深邃嚴密創塑先生以下遺像神氣秀嚴儼然如生黝堊丹碧煥然一新經始於是年春三月落成於秋七月於是邑之宿儒耆老相率請記予邑人也奚可以辭予惟先生以道學君子爲扶溝縣令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禁治強寇息焚舟患經畫溝渠捍泄水害均蠲稅之惠免輸役之錢命民掘井而灌枯槁請發粟穀而貸飢民不阿權寵以厲民不徇民服以免賦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祠事之所爲建者豈特以先生承斯道之統爲然哉昔之循吏有旣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者所以繫人心於無窮

崇德化之有本殆未可與天下之通祀例論也乃若胡公之弭盜安民置渡便下約足遺負優免科役擒發巡部偽隸發倉給種賑濟撫流移之復業請災傷之蠲賦公餘則延生徒訓於書齋蓋與先生之教化異世而同符者也他時慕公之德政企公之遺愛未必不立祠以祀公如先生也雖然先生之道具在方冊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匪徒吾扶爲然而祠字不稱一旦賢令作興偉然壯觀如是後之奉其祀必也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憲之所望於後來而亦今日所當自勉者宜

記

重修明道祠記

劉定之 少宗伯

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于公署後築亭游息歲久圯壞遺址僅存
今縣令陳君紀有意新之而未果河南憲副尹公內則按臨嘉
是舉使勉成之于是計工集材創始于景泰四年十月初三日
落成于明年二月十五日不爲亭而爲祠以先生過化之地宜
尊敬焉而不可狎也據圖肖先生像冠服如宋時之舊者存其
真也祠旣成尹公以書來徵予記按先生當神宗時仕于朝王
安石方得君變法素知先生賢欲引以爲重而先生初持使者
節繼爲監察御史論列時政數忤安石由是屢貶黜得知扶溝

邑多盜每歲焚舟掠財先生捕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輩不復窮治舊惡分地以處之令常挽舟爲業自是邑境無盜內侍王中正以事行畿甸所至供帳競務華侈先生待之無所加卒亦無他此其見於伊川所撰狀者余觀神宗可謂銳志之主以復三代之治爲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抱負籌策已悉施行矣而畿甸近邑寇盜之熾宦侍之橫若是略莫能弭戢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成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能詎可量耶晦菴朱子云龍德正中厭施斯溥蓋謂是矣而致堂胡氏惜漢武帝不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

舒古今一轍可勝嘆哉凡世俗之訾議儒者率以爲託諸空言
未知其見於行事何若也先生立言以明斯道固學者所共傳
習而其行事實斯道之形見在是邑猶爲足徵而至是者可不
知所矜式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尙盡心焉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noise in the scan. The text is organized into approximately 10-12 columns.]

重修化民臺記

崔應階 郡守

按扶溝志化民臺在縣治南街宋明道先生書院後蓋扶人士
被先生遺澤之深築之以誌不朽者也先生當神宗朝上疏論
時政忤安石除知扶溝息焚舟之患黜壅水之害善政不可勝
紀去扶之日扶人攀留之不得乃以先生所築之亭爲憇息地
者永留甘棠之愛意何深也亭始在公署後元時易亭爲祠肖
先生像於文廟西廡之南明景泰中移建縣衙內築化民臺成
化癸卯復改建於琴堂之西益書齋三間至嘉靖丙午又改建
於南街西巷易祠堂爲書院塑游楊二賢象配之復築化民臺

高丈餘臺下有池上建橋蒼松古栢蔚然交蔭誠邑中大觀也
自明季至本朝康熙六十一年代有賢令時勤修補故其規模
猶存迨乾隆四年霪雨浹朝臺榭橋梁以及大門圍牆盡皆傾
圮過其地者幾不勝銅駝荆棘之感矣乾隆十二年春署令吳
溶莅任三日以重修爲己任捐奉倡始紳士有力者樂輸同事
者十五人庀材鳩工閱兩月而工告竣由是臺益高池益深門
牆益增而固且旁及書院之六楹亦漸次修整余因之有感焉
矣上下千百年世運之盛衰民風之清漓不知幾變更矣乃先
生以憇息之所而因亭作祠因祠爲臺因臺而恢宏之以書院

先生善教之得民心若此詎不深可嘆哉紳士爲誰若盧生宸
溥生永秀巖生志伊高生吉士郝生容德李生發唐杜生德修
高生光第路生子宜盧生愈邁張生起李生超單生守任高生
天健杜生雲祥皆踴躍從事者也余心儀先生知其流風餘韻
至今不沒而又嘉邑之士大夫皆能相與以有成也於是樂爲
之記

重修文廟碑記

吳應棻 學憲

余忝列翰苑邀 殊恩遣使中州兩番典試三載衡文夙夜兢

兢惟期興學育材仰副 聖天子作人至意辛亥冬因校試陳

州道經扶邑謁 文廟見夫殿宇門垣傾圮頽敗等於荒烟蔓

草心竊憫之詢知霽雨爲災未遑修整有士子某某等以 新

天子臨御之明年准州縣升學扶邑應列大庠當事者漠不留

意共愬於余祈爲 題請余念例限於前機失於後若不量力

而更舉之詎免以收負山之誚乎且諸生奚必以升學爲誠能

留心本圖加意整飭則人於神而致敬神自於人而介福計無

復有踰於此者諸生勉乎哉迨三載報最檢校中秘之暇忽有
欵署而告曰予小人豫省扶邑使也多士會面承誠論培植黌
宮隨以升學所捐十之一蓋以募眾所捐十之九共成厥事雖
祭器樂器併生學署未及整理而 崇聖祠已不至偏處矣忠

義祠明倫堂已稱得所矣至正殿戟門補星門東西廡與夫周
圍墻垣卑者崇缺者補已俱告竣矣經始於壬子仲春落成於
癸丑季夏是皆昔日勸諭鼓舞之力也不有記述奚以傳後懇
丐一言勒諸貞珉以爲將來勸余不禁喟然嘆曰扶之士可謂
勇於爲義者矣可謂能受善言者矣方余之在扶也因景撫思

因人致詞未敢必所言之不虛也而竟不以余言爲謬其尊崇
聖教輔翼文運若此不但爲一時盛舉卽踵事者後之視今未
必不猶今之視昔也瞻 聖容之嚴肅睹廟貌之肅然玉祭者
必誠信而灌獻助祭者必敬謹以對越捧帛執爵以逮率牲贊
璧亦必恪供乃職無敢戲渝諸生整飭之功豈其微哉聞之神
無怨恫卜介百福白茲人材鵲起科第蟬聯其有射策南宮擢
入翰苑與余比肩而襄文治者乎可預爲扶人賀矣謹撫巔末
以答多士之請

重修武安王關聖廟記

是作在未加帝號前

張篤敬

邑人

廟在邑治南通衢稍西負王抱丙規制瑋璨遺像肅清深廣二
晦有奇未詳所自肇乃其神靈異夙著一有暝溢蝗蝻兵燹疫
癘之害崇之斯應又相傳居人火鬱攸蔓延焚其丙舍而正殿
歸然獨存人猶異之以故歲時伏臘邑父老輒相王進聚賽爲
娛而邑大夫每朔望瞻禮至與宣聖顯佑伯並舉猗與隆哉顧
其廟累鬻而累葺迄萬厯乙酉則又鬻矣有劉君公直者晉之
解州人也以鹽筴遊吾邑信而好施猶切於神明夙夜必焚香
以告每食飲瓜祭而後嘗故惇獨窘匱靡弗卹也露飢墜殮靡

弗掩也廢梁斷道頽祠敬宇靡弗飭也既捐貲助學宮大役謝
邑令之扁不受復詣王之廟謁覽焉而咨曰夫神非孕秀吾土
者耶吾土之郭西有敕廟香火甲於天下昔常駿奔之今則羈
蹟異國遂邇久曠蓋夢寐皇皇焉茲履其廟其神固儼然在也
可弗爲之一修葺乎於是鳩工庀材植傾易朽補罅飾黜聿爛
然一新焉胡可厯歲綿邈矣不虞靈潦頽仍甫三蜡而復倣於
是更修之會有成城之役諸物騰踊君舉贈值市之織悉必飭
視昔加詳且瓦甃皆白堊望之若瓊樓玉宇又爛然一新焉前
後費金錢糧糗蓋若干云役竣屬余爲之記余惟王以精忠英

武扶漢鼎於未造龍爭虎戰氣褫孫曹沒爲神明參贊造化在
佑蒼黎其威靈著於三光其禮祀徧於萬國卽愚夫愚婦亦
之能言之更何能爲一辭贊惟是王以漢前軍封漢壽亭侯
有王號而追王之者自元始君子猶以爲不足據今復有帝之
者無乃黃冠者爲是語以馘衆而里俗相沿遂不察而信之乎
夫事神以禮毫不可假今有邀賓者一忒其名號猶或不至而
况神乎余故正其名欲以昭里俗之妄而又嘉劉君之顯壹非
尋常嗜善伍也夫財出於里社相醮也易而出於一己私橐也
難出於素封豪右也易而出於商人估豎也難蓋其遠離枌榆

櫛風沐雨而營錐刀之末於千里之外所謂見爲生之難必重
棄財者而肯委不訾於杳冥之地哉乃劉君輕財如做筭耳神
祠不啻若室廬無論織嗇者醜顏卽財非盡自己出亦集土壤
而爲山萃狐腋以成裘者耳豈能與劉君比隆較烈哉昔涖蠡
旣罷越相易姓名止於閭爲朱公以廉居致千金屢聚而屢散
史氏嘉之劉豈亦聞其風而興起者耶余與劉君交垂三十年
猶觀記初年資斧可負擔而行季年乃大起施日以博利日以
益又其子以青齡讀鼓篋書疑疑負廟廊器倘亦事神之報也
與詩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余故并

及以爲事神者勸

重修關帝廟碑記

邑侯趙如桓

宛平人

董家橋舊有關帝廟不知創自何年歷歲已久不無傾圮余莅
扶之日捐俸薪之餘重修之舍其舊而新是圖一時正殿拜殿
兩廊大門以及棟宇神像頗改觀焉是役也經始於康熙丙子
年十月初二日訖成於康熙丁丑年三月初十日邑庠生郝子
羽璉請余爲文以紀其事謹按典制凡神之能捍大患禦大災
有功於民社者其地皆設廟以崇祀之禮也義也惟關聖帝君
祠廟徧天下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薄海內外無不肖像
敬奉之唯謹豈非以其忠義正大之氣浩然流行於上下之間

如江河之行地日星之麗天實有以懾服乎人心故天下之人
震動恪恭羣然奔走之恐後也耶然人之事神亦必有道非徒
廟貌輝煌崇其觀瞻已也顧必爲之上者精白乃心以教訓斯
民而爲其民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齒尙德姻睦任恤興仁
興讓訟獄衰息盜賊不作好義終事輪牘王稅以爲盛世良民
斯則坦白簡易事人以事神之道也扶邑地居大梁之南雖蕞
爾小邑然沐浴於 聖化者深矣以其地瘠民貧瀕河多水患
年來亦有一二弊政足擾我父老者余以 簡命來莅茲土下
車將一載亦畧有所興革凡學宮泮池廟祠載在掌故者皆漸

次修葺而茲廟之成特其一也在余亦祇盡其職分之所當爲
敢曰徼福於神哉而此地之士若民亦祈時和年豐物無天扎
室家和平人皆樂業所望於神明者均有同心夫出其赫聲濯
靈以保佑乎一方而錫之休嘉者神之貺也至於移風易俗導
民以善苟一事之足以誘掖斯民者無不隨時大書特書亦長
民者之責也余文雖陋俾勒之石使此方之人知所勸焉

扶溝縣城隍廟四修碑

郭 同 七 人

城之制創于伯鯨而隍則未名城隍之名並見于易象而祀則未興及觀李陽冰當塗城隍廟之文杜少陵沽酒饗城隍之句城隍之有廟祀其肇於李唐乎蓋天地間形鍾氣氣通靈靈斯神矣在祀與祈能福報有功功斯祀矣况實塘實壑金湯其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可無專祀以報之乎事以義起此爲得之我太祖高皇帝臨御之始降詔加封曰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俾春秋則並山川壇饗朔望則受縣令廟謁又制新令下車首與神誓儼然幽明並理之義斯則唐以來所未及也若吾扶

溝之有城社在春秋爲郟之桐邱其巖險昔拒楚師形勝稱雄
迨置今邑厥祚長發固爲可崇當正德間流寇大起河南屬邑
屠掠相仍茲城獨屹然不撓爲四國重鎮民賴全活其神之靈
功之大有非他城之可倫者吾人崇祀之心爲益切矣故其廟
祀自有國以來凡二修其始因勝國故趾庶事草創與俗俱樸
其繼則殿宇峩然廊廡翼然門屏肅然金碧丹堊輝然煌然洵
足妥神靈展駿奔然歷時旣久風雨漂搖鳥侵鼠穿采盡黠晦
垣傾棟撓垂將大壞而尉氏劉少府以署縣事至廟謁悚然動
懷遂捐已貲若干爲民先屬義官張緒先周巍高嶺董其事自

是富者輸貲勤者効力子來之民相屬於塗緒先等鳩工聚材
綜理方殷適泌陽董公來尹茲邑如劉少府志興作益力舊制
外門頗爲卑隘公曰是不足以壯觀望示威嚴也乃益以門坊
高亢宏做鳥革翬飛而廟貌益煥赫矣起嘉靖十九年終二十
二年新廟落成完繕整飭雖仍舊貫恢宏壯麗實倍其初是歲
適有邊警董公思患預防大興築濬功亦就緒雉堞廟貌一時
俱新亦其會也蓋修其形則氣完繕其祠則神妥氣完神妥故
居常福民而遇變爲衛大有造於吾扶也若是僉曰是不可以
無志遂樹茲石以紀歲月若夫巧施繪塑靡費丹青奇形異狀

有人間善惡爲輪迴果報之說是設象以惕愚蒙在所不紀云

扶溝縣新建文昌祠記

屠又良

國家創治戈止而文敷可須臾緩哉、顧樸械化始朝廷國榷所
繇彙進鐘鼓振自官師里選所繇蔚起膏光雞唱父廸兄咨而
家學淵深家聲豹炳則是文之熾昌人爲之矣豈冥冥者司其
權邪然而天人之際相感微而相召速也故太微垣北斗魁前
文昌六星實宰文章之命其星明則太齊同王者致太平天瑞
臻不明則道術隱藏感召夫豈遠歟及閱今世所傳文昌化書
又說主孝友祛慝修媿兼以錫嗣斯其理殆與聖賢相爲表裏
則夫祠文昌而俎豆之當亦與古人設庠序學校之遺意未甚

荆謬也余始至扶見戶習詩書人敦絃調諮其故家望姓簪纓
軒蓋鱗次羽集後先輝映爲兩河冠冕此固作之者朝廷董之
者官師率之者父兄也而修之在昭昭則佑之在冥冥

文昌祠之建立亦烏可已粵稽文昌居太微垣西北今祠于扶
城在先天之良後天之乾當厥位也溲先生杜君叔抑實經始
之且曰趨蹌祠下是儀是則孝友無虧克昌厥後其于扶之風
俗庶幾有裨益哉夫裨益風俗是又足以輔有司之不逮也因
喜而爲之記

天甯寺重修圓通殿記

劉自強 邑人

歲壬戌七月予自陝臬長陟湖藩右使道經梓里三日謁孔子廟見殿廡頽敝不任風雨無以妥神靈齋號鞠爲茂草無以毓生儒則歎曰嗟茲非孔氏宮耶何荒廢乃如斯耶非吾習孔氏者責耶又數日遊天甯寺見前稱大雄殿翼然如舊後稱圓通殿煥然一新其餘官居僧舍各有其所則又歎曰嗟茲非梵王宮耶何壯麗乃如斯耶非彼習佛氏者功耶夫以金僊氏之教不敢望孔子而習孔氏者明義理識輕重似不後于佛氏之徒而顧如此者何哉嗟乎嗟乎難言哉難言哉又數日僧真述介

里中二人來揖予言曰荒寺圓通殿創自洪武初年蓋一代祖
廣住廣興所修計今且二百年中間雖有葺補然多因陋就簡
至近日頽廢猶甚述惟天下士農工商各食其業而僧佛食而
佛衣而佛居乃佛之殿頽廢暴露此述所大悲也于是持簿
募施慮材鳩傭廢者修之缺者補之敝者易之污者飾之其內
足以妥神靈其外足以蔽風雨蓋經始于嘉靖庚申三月落成
于是歲五月其用心誠勞而成功不易不有文字勒諸堅珉何
以示後公其圖之予于是喟然歎曰嗟吾往日所見圓通殿乃
汝之功耶允若茲是謂墨名儒行矣自聖賢跡熄廉恥道喪雖

號爲儒者多假孔氏遺編以獵青紫及之官則終日營營惟利
身肥家爲計其於孔廟頽廢雖日過之無覩也矧以屬心乎是
之謂儒名跖行可也其視汝何如哉昔揚雄氏謂在門墻則揮
之在戎狄則進之予於是亦云于是述竦然謝曰述託身佛氏
未嘗讀聖賢書識道理茲殿之修祇以不敢忘衣食之本故耳
若曰墨名儒行何敢當何敢當又曰述聞儒有君子有小人所
謂儒名跖行誠小人之儒不足齒也又奚恠焉乃若君子之儒
則佩服孔氏明義利識輕重一過孔氏之宮睹其荒廢狀將惻
然動念其工有弗容已者它日殿廡壯麗豈可與茲殿同日語

哉述言已遂巡而退予感其言遂次第成文俾勒之石後之觀者其有興也

重修天寧寺記

邑人杜之昂

趙侯治扶之次年迎其太公於北平就公署而侍膳焉太公性
慈祥樂捐施其於梵刹神宇每不吝資力以整頓之侯亦先意
承志以奉之也一日者太公杖策遊天寧寺見山門低壓後殿
寢頽惻然有蓋造之意又慮侯爲扶守土學宮官廨而外皆非
其所有事遂默而不言侯微伺太公意則重以修請太公果喜
溢眉宇自解囊橐以竣事焉工成太公歸北平揖余於臺中請
余有言以壽石余應之曰賢公子牧吾扶唯是人民社稷之是
務外此者非所事也今太公以修建佛寺請無乃非守土者急

乎太公默不言余退而思之吾扶之有天寧寺乃讀法奉

制之所非他淫祀可比倫也太公之修天寧寺亦非欲以種福
田求利益也蓋本其愷悌慈祥之意欲我侯體之以保茲赤子
凡赤子之無知入於罪罟者皆當所矜恤是以佛心爲吏治也
侯之先意承志而不敢違其命者正體其愷悌慈祥之意以保
我扶之赤子凡赤子之無知入於罪罟者每哀矜而勿喜不又
以吏治行佛心乎吏治行其佛心以保我赤子是忠於國也吏
治行其佛心無拂乎太公慈祥之教是孝於家也忠與孝俱何
事不可有爲必孜孜以非守土者所當事而重違其親志則古

來仁人孝子之用心皆可以不必矣是故茲寺之修以職官論則非其所急以人子體親之心論則修寺亦慈祥所麗也今太公歸不言矣余原其心乃走郵筒而爲之記工興於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初八日竣於是年五月二十日山門升幾尺後殿增幾楹墻垣丹堊計資若干并附於碑陰云

癸丑保障記

關紳邑人

扶溝郊圻平行戎馬所必經之地蓋自國朝以來不知幾戒嚴
矣乃孤城被圍若纍卵而僅存者前則霸寇今柘寇禦霸寇者
涿鹿王公先達羅憲使紀其事矣禦柘寇者江陵錢公公不習
兵革聞警漫不爲意時柘寇師尙詔業已襲破歸德軍屠鹿邑
轉掠太康且將遠扶之境蠶氣甚惡何孝廉條上城守四十七
策且備述其屠戮狀公疑信半也惠民河去邑東三里策有斷
橋設遊兵河上使賊不得薄城公斷橋不設守賊至果阻河驅
土人成橋始濟以此得間稍稍爲備八月初十日晡時達城下

結壘東郭外縛所虜掠人諭城上禍福尋斬之公方兀坐城頭攢眉賦詩孝廉拉以覘賊公褫魄仆地面色如堵孝廉彊起之猶戰慄不前口期期欲亡去孝廉曰去將安之有死守已耳孝廉遂誓衆曰邑中生齒數萬係命此城孰無身家孰敢自愛其死衆唯唯聽命寇初以遊騎蹂四圍時詭言某處已先登矣用以搖蕩我士心孝廉爲令臚語如曰某處無事瞬息相聞又設伏城塹中伺隙突出奮擊之殲其二魁一爲僞指揮張相一爲刮地風賊轉益怒甚併力擊我東門至無遺力擁田車堙塹孝廉令束芻灌膏焚以投車車焚已又斬大木約版驅虜掠人背

負反走以薄城門其酋首執長矛刺腹城上運矢石如雨終不
少卻相持自酉入夜以至月落矢石竭取屋瓦以繼一時分督
諸士多歸恤其家獨孝廉屹然立矢石間左揮右顧應變如響
人情汹汹托孝廉以爲命寇且困乏食退自斂戢孝廉曰賊駐
沮洳場不習其險乘黑夜擊之可以得志于是戒敢死士百餘
授以方略將縋城賊亦宣言斫濕木爲桴橋伐樹作丁丁聲固
量吾爲劫壘也已潛師去之矣孝廉復欲要歸路使無得脫公
怖甚勸止之第曰窮寇勿追云爾是役也紳嘗持鞭弭從事故
得悉之目睹者于時邑父老皆曰賊衆半霸寇而慘毒兇悍不

營過之且嬰城設守出自令長者其勢便而從旁強挽之其勢
難孝廉不握寸符奮臂姻黨間左右唯所摩畫邑父母委心孝
廉唯計是從不疑其逼不議其僭卒能保孤城于纍卵此功豈
蕭出涿鹿下哉錢公諱仕甲辰進士何孝廉諱岑庚子亞魁其
後仕畿內稱循吏云

重建魁星閣小引

蔣其昌 臨淮人
邑令

蓋聞菁華既萃必開其先呼吸可通務乘其吉故在天成象卽以驗人事之可憑維神式靈正以彰有孚之足據理有固然事不容略者也魁星處斗極之中孕太陰之秀玉衡聯彩景運著于六階珠絡躡輝文明徵于上國至若先分太乙發奇兆以掄英耀繫文昌示赫靈而司命凡此功名之士皆資翊贊之休所在欽崇罔有玩佚維扶隸四域之中近三垣之炤分亢分角類皆進賢忠輔之候占應昂應奎又多篤鍾輝映之髦譽其于魁宿倍當敦隆乃舊閣久頽荒榛莫問既無可以興作覩亦非所

以妥明神誠缺典也不佞濫組來茲興懷是役敢倡未議普約
同人並力鳩工建閣如舊翬飛鳥革增新采于城隅翼震乘離
肇吉方于巽位庶乎突青雲而捫日璠華常內手泰符聯紫炁
以開天名宿競騰于帝座爰鐫片石丕式千秋云

重修節孝祠碑記

教諭蘇玉生鄂陵人

不西之夏何君超凡李君翼庭張君應乾路君之從與予言曰
自來識蒼松於寒歲知勁草於疾風石號望夫較孤孽而愈苦
竹名慈母立頑懦而非難故縑緗馨香其姓字桑梓俎豆於春
秋雖所遇不齊而各成其是則有名門令媛甲第淑人生分銜
羽之禽中斷連絲之藕別鶴名操琴悲綠綺離鸞欲舞鏡破青
銅視三生而若寄濱九死而如歸惟接派勉以立孤而同枝願
輪己子蓋始終不易其操亦永世克成其孝者也又有家貧親
老祚薄兒穉凋敝一家蕭條四壁薪惟掃葉莫熟堂上之餐線

不經縣難完膝前之履痛呻吟於白髮教伊唔於髫齡爲人作
嫁鴛鴦繡到而吞聲抱紡倦眠蝴蝶夢回而飲泣終身凍餓大
事須仍永體泉下之心竟以媳而代子克成璞中之玉還以母
而兼師者也或有變生意外勢處非常時幾挽其玉潔心自抱
其石堅花貌絳唇忽齒青鋒之劍蘭心蕙質俄投白練之纒此
情更慘於貞姬其道足參乎賢媛若夫姑媳連孀妯娌併寡孫
媳際祖母之遺逢小星完冢婦之志行一身兩難寸心千古矣
凡此者或就義以從容或捐生以慷慨率其天性之真兼聞詩
書之訓蔡河之水清矣曾姑之廟宛然比隣明道之院教化成

此流風對峙立雪之堂文章本乎節義昔者斷瓦頽垣終難禁
淒風苦雨邇來高堂崇陸已共都化日青天特以勲事之人半
歸零落樂施之士未得流傳請書顛末永勒貞珉

扶溝縣創建鼓樓記

何際美 邑人

丁未冬扶溝縣治既成越三載庚戌秋余得從諸君子及士民
後復有建立鼓樓之請既而邑侯高公集諸縉紳及通庠諸士
于庭復召二三耆老議之曰不佞承乏茲土環覽飲冰白矢朝
夕之所圖維者惟是惜民財弛民力爲務在者創立縣治與不
得已之役予已捐俸薪之餘身爲士民得藉藉縉紳士夫及諸
父老同心協力用其襄茲大舉是以民力未勞民財未費而工
已告成猗歟盛哉今復休養者數年歲頗豐登邑之紳衿耆老
復有建立鼓樓之議同至公庭萬口一詞請予而言之諄諄隱

昔人云利不百者不興害不百者不去以桑梓之人而歷陳桑梓之事知之自無不切使非大有關係于縣治裨益于民生諸君子何爲是切切詳言乎余旣不敢重拂與人之情第鳩工庀材所費浩大獨力旣有所難成而用民之力又恐勞我赤子再四籌度計惟有合衆人之力以共集其事而已余叨爲一邑長綿力在所不辭仍指俸餘先爲之率以資緝紳大夫通庠諸友及二三百姓隨其願之所至凡資財糗糧瓦磚木料以及人工灰麻之類不限多寡惟期量力樂輸不強以所不欲異日者厥工告成茲樓聳峙于桐岡之巔往來之人咸相與語曰此如矢

而如輩者此皆邑之士若民與其邑令長相濟以成茲盛舉于以見人心之同而風俗之茂美也豈不幸哉諸君子及父老其圖之一時諸縉紳通庠士及二三耆老咸相與舉首加額曰我公之言誠士民之願也扶邑之幸也請如議從事我公則首捐俸資爲士民率而學博孫君諱遶又以公之言爲縉紳勸衆皆樂輸羣材旣集我公于是經營調度相其地勢較舊址更加崇弘壯麗焉因命典史張君諱純仁董其役子來趨事礮鼓弗勝肇工于辛亥首春迄工于是年初夏落成之日萬井歡騰士民咸瞻一時能文之儒率皆作爲詩歌以咏其盛復命余爲文以

紀之余愧無藻詞如古斯干所云者第勉述始末並勒公言以
志盛舉以昭來茲

創鑿泮池記

何際美 甲辰會魁邑人

邑侯趙公莅扶將及三載興衰振做百務俱舉民氣和樂家給人足士風丕變詩書弦誦之盛禮義仁讓之休甲於兩河稱上理焉蓋倡導自上化成於下也當公之甫下車也卽毅然以修復廢墜爲己任三日行釋菜禮覩大成殿屋瓦脫落漫漶弗飾遂捐貲鳩工撤其舊而新之且曰泮水爲一邑文運所關上自國學下逮郡縣未有竟致缺如者否則是使土脉淑秀之氣鬱而不宣甚非所以崇獎學校培養文治也復捐俸首倡因之廩生二十人各輸其一年廩餼於櫺星門內創濬泮池修砌嚴

整翼以曲欄石採諸山工授以值役人之力若干而不以爲勞
用磚甃灰石之材若干而不以爲多經始於康熙三十五年五
月朔日告成於十月望日惟公之治扶廉毅明敏凡百興作得
宜當理故泮池之成子來赴公人心競勸事無不集也邑之人
士謀紀諸石而屬余爲之記余以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故
學不可一日不設於天下蓋學校者王政之本教化之原也自
古政治之盛衰風俗之厚薄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術有
序黨有庠家有塾其爲制已綦備矣頌之美魯侯者曰思樂泮
水蓋一時彼都人士覩其鸞旂芹藻益以彰其崇儒重道之盛

也是以士生其際既有以致其心志意知以善其內復有以謹
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於事物由於事物者
洽於性命而皆有以貫乎人倫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
別於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不出黨庠術序之內而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理畢得誠行邪說無自而作又以其敦行之餘通經
史嫻文章以發明古昔聖賢之旨翊贊太平文治之美何其盛
也扶於河南爲小邑無珍產奇貨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饒
有以自足無遊販之民被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其人樸
略而易治况山川之鍾毓亦間有茂美易成之材然而風俗之

日漓文運之不振終遷於三代之隆者毋以教之未盡其方學
宮興賢育材之地其規制尙有未備歟接扶之 文廟向以建
於城闔未置泮水後濬於櫺星門內旋以形家之論復議塞之
公之創修泮池也考卜審度適符舊基惟其留心學校如此因
宜其人文蔚起風氣日上也是以工甫告竣其年省試陳子大
任遂以大易魁其本房學識荒陋如豚兒功駿亦倖與賢書是
亦文教聿新多士彙徵之彰明較著者矣抑余更有進焉學校
之設非徒欲人工文辭求速化爲仕進之階也將使人敦實勵
行共勉於人倫名教之地以無負乎聖賢端本之教也吾願邑

人士化其凌競澆漓之習復乎敦龐淳朴之舊以茂美易成之材副

聖天子右文之雅化與賢邑侯作人之至意處爲良士出爲良臣使仁義道德文章事業躋於三代之隆不僅以風雲月露之辭競榮名而博青紫不亦偉歟余旣耄而衰雖不獲從賢士大夫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猶能抒爲俚辭以頌揚

聖代至治之休思詠賢侯樂育之德尙俾後之人覩泮水之漣漪芹藻之輝映思風俗淳厚人文鵲起所由來不且載公之美於無窮哉公諱如桓字廷一號仁菴宛平貢士董其事者儒學

教諭李諱鎬訓導王諱衍也至紳士之捐貲督工有事茲役者
勒諸碑陰

初修真武廟碑文

李夢陽 邑人

天井岡在縣治西二十里形勢峻拔高聳數輒爲此邦望岡巔之廣平者舊有神祠遺址未知初於何時迨我皇明弘治之初鄉民鄭儒等輩挾四方好事者倡率助資始建三官大帝聖母元君二殿至弘治十八年又於聖母殿後因其故址初建真武神廟三楹高明宏敞燦然聿新其門廊垣墻次第而就栽植楡栢雜木千數餘章堆青環翠而望之儼然若太華玉峯之狀雲影徘徊霞光絢爛誠一邑之福地棲神之佳所也歷正德戊辰冬適廟貌告成之初若社長張裕楊威等請予爲記義不容辭

乃復之曰真武實玄天之炁神當軒轅時震夙靜樂國王乳於
母之脇左瑞雲垂覆異香滿室年十五辭親出俗誓斷妖魔匡
扶劫運至玉清紫元君授以無極上道俾之越海東歷翼輜之
下訪登太嶽名山擇衆峯中衝高面陽者居之當契太和逮昇
舉之後五百歲服黑衣披髮跣足履坎離之真歸根復位鎮極
北方自茲風穴雷洞霄館龍宮神功烜赫靈異匪常故歷代以
來或尙以徽號肖以金玉沉檀之形褒嘉愈至崇奉益隆可謂
威矣迄於我朝太宗中興天兵北下神常顯厥靈貺以佐平夷
之績皇帝即命文武勲戚躬齋內帑鉅萬至於武當易銅爲金

鎔殿像於太和絕頂之上以旌其神天下聞之爭設廟貌彌滿
海內雖遐陬僻壤亦莫不立祠繪像以崇祀之况挾溝爲中州
之巨邑天井又爲羣山之最著是廟之作自不容已既而又約
爲會社每至春秋嚴設齋醮上祝聖壽下祈民釐凡水旱疫癘
人事失利者亦莫不於此禱之惟神靈感無有求而不應者如
此斯可謂神人胥協幽明交感事神之道信不誣矣俾後之嗣
是者思前人經始之勞仰聖明眷祐之福修廢舉墜始將與罔
陵同爲悠久豈徒民之敬神無窮神之福民亦無窮也因書之
以爲記

邑侯趙公辦運漕糧紀實垂遠記

邑杜之昂

余在臺中扶父老以趙侯之辦運漕糧告且言欲壽諸石余異之曰當任而碑非制也侯爲吾扶賢令尹豈愛名哉乃欲以頌場累大德乎父老曰非所謂頌場也蓋將以詔來茲也舊例八豫漕糧僉派於丁地中有司徵解上臺時當起運卽豫遴各屬廉能之吏領價採買官運糧每石額定價銀六錢五分經費水脚色樣俱在其內防病民也然額價之畫一有定而米價之貴賤無常驗歲或可支辦歉年則賠累無算矣於是守土者不得已議協濟於民民惟正之供加以攤派是官病而民亦病也吾

扶趙侯於康熙三十五年始下車卽有遴廉採買之命是時米價騰湧每石貴至一兩二錢吾扶漕米該千三百十二石有奇又代偃師買運復有四千七百六十二石有奇時值之價倍於正額復加以經費水腳色樣費將不貲侯一粒一夫未嘗取給於民悉自稱貸賠之扶民未之知也三十六年米如三十五年之數時值每石九錢五分尙浮正額之三三十七年米數千三百七十有奇每石一兩七分已浮正額而倍三十八年之米數亦如之時價每石九錢亦浮正額之三侯役家人採買於濬滑兩縣道口復運至衛輝并小灘水次四年來之經費水腳色

樣侯悉如初下車時未嘗改絃易轍計其所賄幾數千金侯卽
不出於口吾民獨能無感於心乎此請誌垂遠之所由來也余
聞父老言竊心儀之夫吏治之不古莫患乎其人之貪且吝貪
則必取民以益己吝則不肯損己以徇人爲吏者每欲辭貪吝
之名而卒不能不蹈其實者無他其視利重也視利重則民事
輕明知有利於民而於己無與姑因循以俟之利亦莫能興也
明知有害於民而於己無與姑因循以俟之害亦莫能去也今
侯之歷歲賂累而口不言德是誠能去其貪吝之見以盡其父
母之心諒亦今

聖天子所樂聞者也後之莅茲土者慎勿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讓美於侯亦不可謂爲民省費而鈞譽於已不止此漕糧也凡有可以生民者皆不惜髮膚以斡旋之則侯之垂法後世將無窮矣父老以斯言列諸貞珉俾繼世有所觀感云

社學記

何際美邑人

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先王
既設大學以養成材而復設小學以養童蒙其所以教人之法
詳而有序故古之天下皆可用之材也然則後世社學之設其
卽小學之遺意乎立社學使鄉里童子讀書其中亦使鄉里之
貧窮而館穀不能具者不至自棄於教外噫法誠良矣哉扶小
邑也止有大學而社學之舉前此未有考之邑乘並無其籍邑
侯繆公甫下車卽思毅然創爲之然苦教者難其人亦無其地
會有楊生者負遠賈強有力者之憤貧甚教售其居邑侯憐之

卽捐資估值以予其地寬廠而屋亦堅固是年舉明經者羅子名紳能文章而優於行卽延爲師歲出束修二十四金皆俸俸薪之餘也邑人樂公之舉其童子之俊秀者皆來學比屋而居誦讀之聲達於闔里每於公務之暇時進諸童子而考課之人皆勉於學侯之樂於爲善而成就人材固如是哉昔明道先生之爲令也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有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其在晉城與在扶溝皆然至今扶人尸祝之不忘今扶爲明道先生舊治之邑其民亦頗易治而侯又得宜爲師者以教其人吾因

信其教化之大行而風俗之有成也將與明道先生並美矣豈可不載之邑乘以興起來哲乎是宜書

義學碑記

吳士燿 邑令

義學舊在南街前邑宰繆捐俸買武生楊發早故宅所成因循相沿其事浸廢疾風甚而墻垣盡頽僅存破屋五間教化不興亦守土之責也及登明道先生化民臺見夫崇閣峻基岌岌欲覆與義學同慘目焉夫先生爲吾道津梁講吏治者在一時一方而詔後學者在天下萬世何可因循退諉使其流風餘教漸爲湮沒兩念並興事可相濟臺畔地基弘敞若義學移置其中俾宰是邑者拜先生之祠興教化之念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因將義學故址售羅姓爲家廟得價五十七兩於先生祠

左建立講堂三楹工未半適邑宦張紹祖生員張天樞捐其人
明戶科都諫參衡公所築廢閣以助講堂既成環以垣墻共費
三十七金餘尙二十金化民臺之傾頽亦得以修葺告成焉余
今者老病歸休矣事與願違志士所嘆自茲以往追躋先賢大
興學校是騰望於來者是爲記

扶溝縣科第題名記

何出圖 邑人

鳳麟瑞世重士者稱焉世重士世因以爲重是故巢閣遊藪古
稱極治焉後世無敢望蓋重之抑難之也我國朝設制科羅郊
藪之彥垂二百四十餘年扶之薦薦於鄉者五十有五人射策
登甲第者二十人以我扶廷袤百里生齒奚啻億萬乃籍進莖
莖如是倘所謂麟鳳之不恆有耶夫士第不麟鳳耳脫麟鳳矣
卽累世一選亦可以輝重鄉土而聞於世卽若李獻吉先生豈
不以節義文章爲一代宗仰耶操觚染翰之士知獻吉因以知
吾扶而扶果以獻吉重矣矧與之伯仲後先者以勞著以諫顯

以作述名又肩比踵接哉顧以時考之弘德以上僅什之五纏
纏輩出乃在嘉隆之後地不改關山河襟帶如故而人文鬱茂
自盛無以冲土氣完醞釀於久道之化者視僻壤爲獨渥與則
自茲鳳毛麟趾稱倍蓰於方來可不卜知也前轍如柁來者擬
之前流如波來者揚之今選詰之芳躅具在有如際昌辰以圖
報塞試隱度其建監作述可當誰氏稱諸寓內曰是獻吉里人
也庶幾以麟鳳自待而扶愈益爲寓內重矣若鴟也而假鸞羊
質也而冒虎人必謂之不祥於地靈直厚媿耳安問多寡乎圖
生也晚席先世弓冶之業與余弟並廁賢科安敢藉鱗鳳以自

張微獨以先哲之蹟不可泯後必得鏡考以競勸也敢僭爲之
記期與後賢共懋勉之

扶溝縣貢士題名記

何出光 邑人

漆泉絺紵孰與瑤琨蠙珠美而豫以之貢重地產也扶溝於古
隸豫州厥土白壤無巖巖嶢嶢綿互於其上無渤澥滂溷澎湃
於左右產是土者迄今尙泉紵也若士則醅謹悃悞所爲文爾
雅博通不工鞏悅使程士者盱衡而求之曰此奚不瑤琨蠙珠
耶職方可無爲貢矣然導水於方諸而方諸重取火於燧而燧
重水火豈世所乏無哉適於用也苟適於用甲可占年毛可禦
臘水火哉漆泉絺紵哉不適於用抵雀而已矣今國朝廣薪樵
之塗以蒐羅士士明一經亦得與鳧序進身爲縣官用扶溝卽

彈丸地往逆數之其循資歲荐與或廣功令拔不次者無慮若
千人既各持所爲臬紕以進爲長貳爲師儒類恪居其官次而
躋通顯卽數遭連蹇亦不至懾且蠕者是亦可以重地靈光里
閤矣又安論其不瑤琨蠙珠耶淮南子曰元古之世不貨難得
不器無用邇來天子厭浮靡之習敕郡縣求崇尙本實之士以
維雅化是亦貴用物意也隋和爲世所珍而扶所無菽帛粟布
爲扶所有而明王珍之孰謂漆臬絺紵出瑤琨蠙珠下乎第恐
薄於自待去真飾廣以此燕石魚目也者是明主方以是重士
而士反自刺謬矣安所稱貞士哉是舉也列正登之塗示準的

於後人使知自妣氏以來所藉以貢之上者皆是物也

小扶亭記

屠又良

邑令

莅任三月許耳目營營惟簿書也以余江南風土閭甲拆於草木字畜於鷄彘言人人殊因思時作越陌度阡計庶得悉農時則又未遑夫世無農時未悉而可令一邑者解東數十武得十數笏地蓋茅葦之所竊虺鼠之所穴不知歷幾年所誅荒穢剗崎嶇材不多庀工不再飭遂築亭於中之南以廊引其西又折而北不繪不雕爰覆以茅或贈名卉隨時種溉得稍暇觴之咏之無弗與客備額之曰小扶亭亦曰僅容一席聚數膝昭其儉故曰小也客曰是亭也儼然洞然日月風雨雲物環至而交集

飛禽上下佳樹榮落可以觀時此君志也盡扶之雨暘寒燠農
桑疾苦皆於茲亭是繫小云乎哉余喜客言有足勵因誌之昔
康熙丙辰花朝前二日

扶溝縣合楚鄖歐陽公去思碑記

呂坤
刑部侍郎

太史公傳循吏謂奉職循理亦可成治何必威嚴哉夫吏操三
尺以臨長百姓必得情自喜矧救火揚沸非武德嚴酷無能快
心於是榘笞之殘幾無完膚寧恤天和耶是所由進循良退酷
吏之意耳扶溝大邑多縉紳中州一仕邦也歐陽公楚人庚戌
成進士初授儀真合再補是邑其爲邑幾三年余謝病里第蓋
且且目者頃之晉秩陪部司農尙書郎去其父老尸祝社稷確
石志思余爲述其大畧夫扶平行之區也上農之人僅供金錢
追呼之吏動傾藏蓋殆有半菽不飽者矣公定賦法輸及額而

止積羨卽以供解費無漁獵亦無煩敲撲於是民繙屬而至已
公曰上寬以予民而令萑葦有警猶剝之也且羣盜之入必土
人爲之受抑無賴之徒爲招因是余故所釐鄉甲約參時宜行
之朔望必親臨約所講聖諭及古今媿惡報應之狀聞取大猾
榜笞與衆棄之權置牌紀居民生業月朔核之民乃肅顧中土
之人健訟而密邇會垣不難因上以行其私遲遲訟殺人以爲
常公廉其非真罷不問於是無輕生者鬻言非情也惟歲時之
不易或減直求售利在全活旣豐反詆孽貨不直做民之偷耳
之曰我何以從做民而教監訟也勿聽旣鄰邑訟者咸質成於

公至卽爲剖判罔不帖服鄰邑人以爲歸也移牒口四面墾而
不令有纍纍繫囚之淹吾土獨大辟無赦或連株過多卽檢釋
不使累無辜臺使者殛不軌以懲雷霆之威出人意表無奈神
姦竊之以伸報復是上權下操之也公概不以聞於是投匭之
習熄邑諸生三百有奇竄情至倚席不講登制科者漸乏人公
再試拔其尤若干人月旦評隲士爭滌汔灑濯若上指又爲飭
學宮以收風氣葺明道化民臺以崇雅化建龍泉觀閣以培地
脉新邑中先達諸坊以示激勸余聞輿人頌公謂自授事以來
甫修雉堞次高大其郭門又次建京庠儲粟盈其中次葺神祠

湫隘爲民伏臘祈有年大都歲荒起役募工匠給之直一如民間費取諸贖鏹問價必於市蓋治邑如家緝芟苴鏹竣事而無傷吻策者也先是上俞福邸之請詔予采地三萬有奇搜括之役中州擾如蝟蟥額分之郡縣有差公白當路謂扶溝水鄉尺地皆歸版圖無少曠土可沒爲王田至以去就爭之獲免置王墅無中使徵收之苦昔明道先生曾抑使者青帳千古偉之公力抗采地事郡縣不一二見殆宛然程氏家法則往者葺化民遺趾而光大之心一道同先後其一轍云余嘗論更不求有功而第求無過爲治不必使民喜而第無使民怨總之奉法循理

持大體以提其衡鄭僑所由稱惠人也公以廬陵世胄小試一
邑譬之牛鼎烹鷄非其質矣乃大器不盈而內境常湛故一意
撫綏卽所孳畫勸規民便宜神不勞而政理遊刃有餘地也使
公當漢廷必與潁川渤海爭馳所宜下璽書褒美擢不次者區
區司農郎不猶以常調待異才耶顧水斷蛟螭陸剽兕象利器
之兼所用也搏象搏兔皆用全力兼才之不擇所用也國家命
脈存乎積貯邇者東西多事司農方仰屋而嘆不給所其實陪
京左藏供九邊度支倚公匪細者異日公必舉所調一邑以調
國計所其終循吏之局華耀千古猶掇之耳余每恫吏治不古

循良易爲搏擊卽有赫赫可喜之功使民驩而久且疑及讀何武之去後見思輒願爲執鞭何幸耳且目之歐陽公也故筆其大凡以歸邑父老且候秉國史者彙焉

邑侯蕭公德政碑

靳于忠
工部尚書
尉氏人

歲甲申

皇帝定鼎秋七月詔簡碩人咨名世其材器備公輔者先試諸郡縣俾能民明年乃及中原余特得扶杖觀治越再期扶庠宋子一范蒲子生彩路子天命盧子世延林子光祚何子鳴遠張子標芳張子嚴李子中秀僉予爲余道其邑令蕭侯治蹟其邑之父老咸分工采石特書侯政將世世子孫食侯德旣而曰子老成人宜筆余得近侯治聞久兼諸子請乃不辭尙以余聞質諸子見諸子曰諾侯始隱恒山不求聞達及拜扶有難邑侯母

太夫人賢而明於治趨侯受檄侯遂如扶比至境悉奉其太夫人指懸書國門一時城郭荒殘甲諸郡邑夜符竊發城雉朝赫戶口浮沈煙火斷續間有半厦猶存復苦多奸竊據侯惻然憫之爲著令國中凡久亡而歸者竟入而家室其有張暴堅拒弗納繫以亂民置之法典旋稽民室之無王者呼若鰥若寡若孤獨廢疾之人以就養於是聞風來歸幾空鄰國諸子觀乎僉曰諾其後登陴遠望赤地黃蒿白狐狡兔尙盈郊藪農祥弗克臻侯乃集舊農教以力田先之邑佐復命耆老爲設給牛種賑恤貧乏自備公費恐驛站興而害稼急陳災傷致僱呼免而力農

以至未繼旬而歸耕得八百戶婦子開墾已三百七十七頃視
前日僅以七十頃終扶田何啻霄壤聞是時風雨節而麥禾實
以候瑞致有年諸子觀乎僉曰諾扶故多河利帆影車聲山珍
海錯咸聚若天府焉賊興路阻商賈不入侯曰國不通商易賈
則貨財乏工用匱其國益貧無或有嗜利無厭以爲邑令取然
於下遂禁甫勿漁稅築館勿踈防給路引勿交譏察以盜劫
至今商賈赴爲樂土諸子觀乎僉曰諾扶俗多佳士頻年兵
盛士氣阻侯草檄下司鐸册子衿之樂貧而好學者得張標芳
以下七十餘人童子老質美而可教者得何際美以下五十餘

人聚之學宮侯爲立社給粟蠲役頒書論夜之日侯中諸子侍
丹黃盡數千言無倦諸子觀乎僉曰諾當西氛熾北綱弛綠林
蕪白刃驕扶之人晝多閉戶待斃而夜枕弗甯息侯曰吾力能
爲爾剪渠魁脅從罔治維時大奸欲逞羣黨尙伺而侯不吐不
茹不援不陵除鉅惡貽長利而聲色不爲動繼今郊壘盡平社
鼠不作不謂山寨憑嘯之徒盡滌心腎而遊手玩心至相引而
爲賭博者悉弗聞諸子觀乎僉曰諾大兵之後定有奇獄疑訟
以勞上官案牘扶風以剛逞聞遂至有罄金錢以飽提呼空城
市以避株累者侯慮遣吏往諭弗勝乃單騎馳郡伯請示以昭

告下民使知朝廷寬政好有恐害旋入四寨廉餘夫四百人以
實城郭而城郭士民皆喜色相告誓合力執挺以衛社稷無從
有更急私仇忘公憤犯義誣詞干賢父母怒者諸子觀乎余
諾扶昔城高池深兵利粟多維其邑孝廉劉君恩澤之與有
當千金賊陷劉君以腹患不及防遂夜半被執不屈墜樓死
才何生際龍當逆闖入城驅眾平梁何生必不往役投城渠死
時移事更忠義之氣消付暑雨寒煙無能言者公聞之慷慨悲
壯議先列其木主於邑故保障祠以備他時入告庠生張孔文
妻十八而寡養公姑撫遺孤歷八十餘年以完節終其孤單而

寒不言其友言之候曰吾爲邑長自合表其邑之貞女烈婦以彰教閨閣甯關若子孫事耶乃往旌張母之里而助貲以合其穴墓諸子觀乎僉曰諾侯長材大畧坦度真心每聽訟必達時洞勢緣情比倫不務以得情喜如鄉人李三友自入城室出所藏金而李袞必執以爲盜三友怯辯無所指及伏侯堂下片言輒折斥罪李袞悉以千金付三友去友驚喜如創受侯賜低徊不忍離其側諸子觀乎僉曰諾余因離席而趨謝諸子存其口實無庸余筆爲侯不朽諸子曰未也吾聞游處嚮者似傲飲蜡賓者如狂其民忘也民忘治乃上徵先生爲不識侯續然侯今

宰扶澤扶事小旦夕入佐宰天下事大而 帝室爲銘勲臣隣
爲取法必特 命行臣詳察侯初莅何郡縣報最何政事終始
何歲月以成良臣襄治全書茲役及扶諸生稚子何足徵必也
吾子余復諾呼介僕注頃言付諸子往以圖諸父老石侯氏蕭
諱讓字光胎長軀美髭髯立山行時問對聲如擲地金石籍此
直保定府博野縣人順治初以書經拔貢詣 闕

扶溝師儒榕東吳公去思碑

曹嘉

夫道惟淑人澤斯厚焉德惟善政功斯懋焉故片石者淚之泉
遺像者思之困世代更遷厥跡緜邈詎諒曩邑於吾師榕東先
生有徵焉先生闔莆之間人大田名字紹曾榕東其別號也
古心天授雅度八模蚤以三物薦諸鄉國擬拔泰茹願垂漸羽
然豫見之士咸稱公輔器焉慕河汾蘇湖之懿領教是邑端範
設科士風丕變文運聿興丁丑辛巳以來通籍者蓋彬彬盛矣
當正德之初盜弄潢池赤眉黃巾蜂聚雲屯悲哉中原郡破城
降流血玄黃矣而吾邑被圍十重受攻百道先生乃協謀宰尉

激獎義師雖無金湯百雉之固而隙射繩斬賊竟散亡樽俎折
衝厥功詎細哉爵賞未酬遽有興國伴讀之轉僉謂鷓退予獨
賀鶯遷而先生爰啟爰沃有造迨今上之龍飛也池騰霄
運罔伯奉常司空載陟揆衡是望古稱莘野傅巖渭水隆中一
德同心何以加矣而先生則又遼德謙光千頃汪洋包荒逮賤
故舊不忘沐渥醉醇者不可以算量故君子憶教思小人樂容
保謂將奔世不忘者於是匠氏鑿木陶氏范土染氏繪圖冶氏
鑄像築以宮牆翼以廊廡有几有器惟馨惟香貞珉華榘巖巖
於明道之傍於是乎宰暨學諭曰敦化者宗樹風者從其聞諸

守乎守曰匪懿何傳匪標何觀其聞諸監司乎監大夫曰彰往
所以詔來隆德所以牖善順民所以厚俗勒跡所以永思固長
人者之所先乎予聆其言而申之曰儒行者世之表也功業者
國之紀也慕愛者義之極也褒崇者治之興也表豎紀成極立
興行雲臺麟閣將弗專美於前矧一邑之勒石肖像而已哉監
者惟臨汾易公平定朱公新城宋公守則真定賈君宰則棗陽
時紳論則博羅李博也

扶溝縣令涿鹿馮侯去思碑記

季道統少司成

夫浚人之吏多以嚴治理人之吏亦多以嚴治夫浚人之吏寵
賂茲章而愚人之議其後也勢必借三尺以箝眾口安得不嚴
理人之吏要於使人奉法法立而不犯然後可與樂成也安得
不嚴故浚人之吏嚴以濟其貪而理人之吏嚴以成其寬兩者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而浚人之計常巧托於理人之術用以狙
眾而罔上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於是競虛聲者
恆以巧見售而崇實政者每以拙見疑又何怪乎名實日紊而
吏治之日益敝也顧安得如馮侯之理扶人也者豈憂吏治哉

侯鈔於齡而德器實長者其理扶人也寬於德意而嚴於法謂法不行自上始乃先爲之洗濯其心質於天日然後進諸父老子弟而與之約約吏胥不得貪緣爲奸約衙宇廝役不得持百姓一錢約豪有力者不得暴橫恣睢魚肉孤弱犯此禁也法不得赦約既具三令五申然後操實而廉秉虛而問問庭以內誰復首鼠作奸舞文不悛者寘於法不宥問庭以外誰復有狐假狼貪橫索無忌者寘於法不宥問重簷蔀屋之下誰復有爲梟獍強食弱肉恣行不道殃及善良者寘於法不宥法旣行吏民斤奉如神明而後從容問民所疾苦招流移給牛種民咸

樂其生命僉謂宜引爰珍以頌曰我有田疇爰父殖植也而後均
差徐緩徵輸驅旱魃動澍雨僉謂宜引束皙以頌曰我黍以育
我稷以生也而後息爭訟剪渠盜使佩刀帶劍之夫一無所爲
容隱地僉謂宜引岑君以頌曰我有祗棘岑君伐之也而後繕
黷序課子弟所費皆割俸人無不感激向學者僉謂宜引滎陽
以頌曰修立學校人易性也而後吏稱其便民懷其德倘所謂
理人之吏嚴以成寬者非耶然爲政未幾橫被事去而後扶人
之思可知已僉謂宜引劉君以頌曰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也夫
吏固有百姓愛之而上人不愛者有上人愛之而百姓不愛者

此其故易見也史稱漢良吏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以爲庶幾君子之遺風焉及考其行事無他異績不過謹身率先崇修實政
斲於理人不斲於浚人能使百姓愛之而已然漢吏以此增秩
賜金而侯不免含抑去可勝嘆哉去之日無老幼皆垂泣攀轅
不忍舍此非可以虛聲結也噫可以觀風矣侯諱盛明字夢元
號月禎直隸涿鹿中衛人舉萬曆己丑進士今調山東萊蕪令
云

邑侯趙公生祠碑記

杜之昂 邑人

今上御極之三十七年歲在戊寅爲邑侯趙公三載政成之期
紳士父老欲建祠瞻禮抒蟻忱於萬一垂模範於永永也先期
合詞以請公曰余奉

命知此一方惟夙夜兢兢不克負荷是懼卽勉副厥職可告無
罪於父老子弟亦分所應爾何德之與有今茲之舉是重吾不
德也止之便諸人士唯唯而退旣而相與謀曰以闔邑參戴之
誠而固辭之公固謙謙君子矣其如吾儕欲報之情何遂虎林
鳩工創始於六月十四日告成於八月初一日是役也材不斂

而盈工不督而勤惟人心競勸踴躍從事是以未及兩月工以告竣既成始白其事於公公欲止之不得也乃曰崇既往所以鼓將來余不敏其益勵所不逮以無負邑人士之望可矣噫既不忍重拂輿情復有德而不自見德有功而不自居功匪獨公之雄才偉畧長於政治也其學問澗沉氣量淵雅有大過人者邑之人謀壽諸石而屬余爲之記余雖繫官京師未獲與茲盛舉然無容以不文辭也公燕京世家明經上選青年博極經史於古今致治之故興廢措置之宜講貫而誦練之者已既有素及蒞吾扶本其家學以惠兆姓而潔已愛民矢公矢慎期無歉

於適心者以無負乎

朝廷是以講

聖諭以興民行修 文廟以崇聖道創泮池以培文運其律已

也省供億却常例禁苞苴絕請托虛公而非以徇人明斷而不
執意見其於民也嚴保甲靖奸宄以弭盜源驅遊惰懲賭博以
敦本務禁誣捏息訟獄以勸親睦設義學延師儒而單寒知學
捐米石立粥廠而孤貧獲養公尤加意農事每朔望屬鄉長督
課勸誡之時或單騎履畝省其勤怠焉由是人益力耕收穫倍
昔矣五年審編所以稽戶口均賦役也往者率有例金審編不

及一二保而中止每按畝增加民之疾苦不遑恤也公則詳爲
審定凡老疾孤幼酌與除減里胥無敢以往規進者所需冊費
皆取辦於已民不與聞焉歲有漕米條鞭內雖有額征而水脚
貼運費且數倍故事率派之地畝每逢輸辦邑里騷然公出其
家貲以佐漕運三年以來民無輸輓之擾而公之賠累已以萬
計矣曩有疑獄公虔誠以禱神果錫之以夢與意之所指符
獄遂以具人服公之至誠幽明感格矣扶雖彈允俗尙武健凌
弱暴寡而巨奸豪右亦往往魚肉良善迺制事權及獎善懲惡
扶弱抑強力挽頽風使民洗心滌慮非忠信明決燭奸畏志安

能移風易俗若是耶他若築壑堡修河柵清街衢建倉獄隨時
舉行不沽名不市譽爲斯民所瞻依不忘者難悉紀也是則建
祠而瞻禮發乎情止乎義其不介而孚也忠愛其上不忘報稱
也其謙讓未遑也治益求治不自滿假也其欲止而卒不獲止
也上以誠信愛其下下以誠信敬其上公與民相與有成也一
舉而數善備焉是烏可以無紀爲之記豈徒誌管度之歲月堂
宇之壯麗已哉亦以述其始末載公之德於無窮俾後之尹茲
土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夫趙公諱如桓字延一順天宛平歲

貢

邑侯中恪全公德政碑

杜化中 邑人

侯治扶之五載政通人和天子有告身之賜邑父老輦石西山
屬記予不佞義何敢辭蓋侯以射策甲科繙邑綬天稟上才遇
事能斷卽兩造盈庭而迎刃常有餘地且風裁凜然尤稱神君
余所最稱快者當西華令之來爭蔡口也旁無人矣侯於舟中
徐應之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君所明也一旦闌入而壅數千
百年之水於汝安平令忽自失噤口不能對諸從行者亦被
呵而去昔毛遂以兩言定從卽能重趙於九鼎侯言出而強
廢獨不爲扶重耶其他如邑城黃公顏甓之後凡三十許年

陟將過半已侯至登城歎曰城盛也一隅之隙將全城係之春
秋所以罪莒人之恃陋者其謂之何於是出嘉肺之美市材鳩
工不踰月而樓櫓雉堞就緒矣復於城外樹柳千章鬱鬱乎消
上之奇觀也城工既訖乃謂神農有言石城十仞而無粟弗能
守也則積貯可以不講乎卽又於金作贖刑者悉以粟易之而
更出俸貲以糴入之以故僅一稔而積粟至萬餘斛也箠困籠
皆盈侯以五千斛供河工而復五千斛粥餓夫蒼生生者以萬
計維時疫癘併作施藥所全活者甚衆萬曆癸卯天降淫雨人
水猝至壞官亭民舍無算侯自臨決河大興卒塞之雖乘橈乘

樁之勞不加於此矣已而慮異日之爲壑曰我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於是遂循雙洎之故道而利導之縣亘六十里征役五千人未半載而河成蜿蜒夭矯紆徐如帶真可以障狂瀾而垂世之永賴此所謂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也微侯吾其魚乎曩邑生不解會文作恆膚引此與以耳食何異侯拔其尤爲文社而日以真詮指授之由是一時名流翕然宗仰人文蓋蒸乎起矣他如乙巳大雩侯以至誠感而天以時雨應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驗耶况飾橋門葺公署疏胥井起橋梁固隄堰清甌脫開蒹道又班班可繼指乎余從里中得習侯之行政

大都巖於治胥左右常不寒而粟已至視事臨民又多從惠和
卒歸撫字何德宇之寬裕也非通弗濟有容乃大侯其有之菁
漢世循良黃次公以寬而龔少卿以嚴然均之見錄於史侯兼
二公是故可以典城牧民亦可以利鼎濟川九命三錫且未艾
也獨以治行著於此時已哉侯諱良範沂州人萬曆戊戌進士

扶溝縣重修雙洎河碑記

王方田 邑人

披輿圖河淮二瀆之間惟溱洧見於詩書其源皆發密縣洧出陽城山溱出鷄洛塢東經超化寺與洧合迤邐東南經新鄭長葛洧川鄆陵由扶西之孟亭入扶境南經故城下達史家湖明葉始有雙洎之目正德間洧川栗家口決而故道遂湮後修而復墾者再迨嘉靖朝邑侯林公欲疏南流故道而憚其功之難爰取捷徑引之東流由縣東韓橋下入賈魯河爲今雙洎於是雙洎下游成滄桑之感者於茲垂三百年矣光緒丁亥秋河決鄭州雙洎之道自縣西鄒莊迄曹臺十五里悉爲黃流所壅一

如平壤遂致上游之水氾濫無歸時 中丞倪公 方伯劉公
方垂詢民瘼而 郡伯吳公亦先事籌及思所以濟滄之邑侯
車公乃據情上陳得帑金逾巨萬蓋將師周官散財遺意以土
工之興廣賑恤之惠也乃躬詣水次相度原隰測以圭揆以度
深闊方位一仍其故大誥邑人諏吉興事而邑之人亦遐邇交
集紳若士僉量能授事鳩乃工董乃役主其出納而典會計罔
不惟清惟勤慎厥攸司事畚鍤者日役數千夫勤則稱事授值
資以贍養惰者亦時加督責俾獲自餬其口故人各盡力而功
無愆期是役也蓋興始於己丑之二月而告成於四月也適

李筱圃觀察奉劄治賈魯亦先後竣工於馬兩河順軌其流湯
湯隄防完固農田衛矣帆檣上下商賈利矣閱時三月而大工
告成德澤之洋溢不借斯水長流耶抑又聞之聖王之用民也
必兢兢於豐年無年之辨扶自河決以來民用昏墊再離寒暑
殘息支離不堪用命顧乃起斯民而用之而民亦翕然樂爲用
者夫豈鹵莽而報哉亦自大府而下所以拳拳於斯民者意美
而法良耳丁不履畝赴役者聽則戶不擾也假工濟賑法外推
仁則惠有加也計工給資獎勤勵惰則恩不濫也一舉而三善
備凡屬興築民將子來况斯役之保其田里莫其室家所以禦

災而捍患者更十世利乎其不疾而速不勞而成也固宜時方
田奉諱家居實親其役既以感仁恩之推暨而又幸其事相與
以有成也爰記始末勒之石以當與人之頌云

前邑侯孟公去思碑

呂陽桐 邑人

皇上親政之次年春前邑侯孟公將入覲扶人聞公之行也羣
萃於公所建之考院酌酒獻歌以餞之則袂之夕欣欣焉感感
焉蓋甚喜公之復官而又深悲公之去扶也夫公僑寓於扶一
客星耳非有重權顯位足以震懾人心也而扶人之慕公歡吉
鼓舞出於至誠又非苟爲陽鱗已也乃在位則化之去位則思
之去扶則愈思之何令人之感慕一至於此公山左章邱人歲
己卯以進士來令扶時奇荒之後庶務紛若而賈魯雙洎諸水
災時積決漫溢屢爲民害公外渾內聰動得體要凡所經理如

置器平地靡不妥帖未三年而元氣復扶舊無考院每童試皆就署編席爲舍公創建之公務之暇惟好讀書每坐講堂誨諸生諄諄訓勉動逾千言典型在望真不異立程門雪也由是士風漸振公素鷥直不善承上官意秋將滿竟以吏議降縣尉罷官羣情皇皇屢赴省垣歛留而公淡如也去官後仍屬於扶厯任邑侯敬之如大賓有疑謀多取決焉丁亥秋黃河南決扶當其衝知公者咸薦公於大吏太守吳公中丞倪公亦知公之可任也初委賑卹繼司菱芻竭力瘁心卒以勞績復其官而公之名益謀夫奇才異能必無屈而不伸之理而賢士大夫之得

不朽者尤必遞遭坎坷備嘗艱苦始可享其名而竟其用此又
上下千秋造物牢不可破之成局而公之於扶適當之扶之於
公幸遇之也則公雖去公之名與公之德不能與公俱去也爰
誦曰古之遺愛也公印憲璋字觀南

重修鴨岡北橋記

溫玉如

嘗考王政天根見而成梁與農隙修道路同義史記秦本紀冬作河橋至河渠書尤於橋之法特詳類以僑趨也取意於喬利行人便往來故急急也邑南二十五里許有二浪溝匯塔兒灣陂水南會渚以入沙鴨岡橋跨其上石爲之輪蹄絡繹爲陸道之要衝其始修之歲月莫考近因年久而圯夏秋之交水漲溢不能渡涉此津者步則蹇裳車則濡軌春冬尤病涉焉遂致行出他途迂道以十餘里計時或補葺損缺而冲漫腐撓隨修隨復間有毅然肩其事者又築舍無成蓋善後實難之今者榆林朱振

倉衆素以善士稱慨然任之量綿力未堪歲事迺向附近富有
力者言曰是非善舉乎盍捐貲先倡之僉義其說即以狀聞之
邑侯熊父母報可且爲出條告飭成之乃庇料鳩工諏時卜日
因橋之故址爲水門者三上下四周鞏固礮密雖洶濤巨浸未
易噴毀自是而四方賓旅及邑民庶之取道於此者坦坦平平如
履康衢矣是役也爲費約五百餘緡皆義助未聞以解囊見吝
且董工趨事者無漏卮無辭勞宜乎經始於春而卽告竣於秋
也時予與修志之役間爲記竊以橋屬鴨岡故以名明所在也
橋有二茲以北稱示有別也予嘗至鴨岡登而四望東則陳西

則許北即鄭之故墟也昔者子產乘輿濟人之地依然如舊而
世變益遠流風遺俗無一可問者茲之舉猶若被子產之化焉
是善之不可沒也爰記其始末泐諸石後之君子尙有感於斯

書目

唐

脈經一卷

鍼方一卷

明堂人形圖一卷

名醫集驗方

以上甄權著

本草音義七卷

本草要術三卷

本草藥性三卷

錄驗方五十卷
以上甄立言著

元

積善籍十四卷
馮夢周著

明

雲中集四卷
杜清著

空同集八卷

古詩三十六卷

晉碑志序禱文二十七卷
以上李夢陽著

成吟稿二卷

杜氏通考四卷

聞見錄

以上杜
璿著

使南集一卷

杜紹
著

消南文集

消南詩集

北上稿

南歸稿

西行稿

五經韻語

書經駟駁

以上杜孟乾著

東泉吟稿

羅玪著

榮哀錄二卷

劉自強著

八閩奏議

城南小草三卷

俱杜化中著

晰性理圖

劉自存著

草堂隨筆

日時懸鏡

俱劉懋武著

政學囊穎集

王格著

竹峯存稿

武經纂要

俱何岑著

雲藜稿八卷

攝生淺言

俱何出圖著

中寰集八卷

始音鈔

寤言鈔

蘭臺法鑒錄

薦聞請讞錄

以上何出光著

循良政範三卷

牧榆政畧

農桑纂要

洮岷邊畧

東昌政畧

莊浪邊畧

分宜紀畧

以上盧傳元著

四書正音一卷

定陽牧畧

潮陰牧畧

淑民四要

軫時賡和錄

以上盧榮春著

畧

讀史漫語

俱劉澤深著

三友草

劉恩澤著

禮要詳解

穆氏著

國朝

泰翁吟稿一卷

杜化雨著

菊潭集二卷

杜維標著

竹斐園集二卷

適適初草

適適二草

省語隨筆

扶邑詩徵

以上杜俊章著

三吟草三卷

劉澤匯著

祥語補二卷

草韻辨體四卷

臨賀政畧 俱杜俊
彥著

焚餘稿二卷

古文是

唐詩近

隨園偶筆 以上平
志奇著

長華詩集二卷 盧世
揚著

頤閣子集 杜之
麟著

損菴詩論 何際
美著

蘭臺奏議

平邑政錄四卷

宦遊吟稿一卷

以上杜之昂著

檢齋寢語二卷

盧徵良著

師儉堂詩集四卷

陟城吟一卷

俱杜之叢著

平仄韻書

琴韻指法

俱杜賈著

環竹園詩稿二卷

杜宗甫著

書帶草二卷

杜宗度著

廬山詩草 廬實著

識丁集 廬完著

小學集說 何第著

學庸講藝二卷 游永煌著

周易集要 廬宸著

屏山逸士遺草 張芳振著

四書集腋二十四卷 何繩儉著

醫學真實錄五卷 薄永秀著

俗情辨四卷 王璉著

夫韓係志 卷之十四 書目

潛軒文稿一卷

春秋檢要六卷

周易提要四卷

以上薄
政著

咀華齋詩鈔

畫宗傳燈錄

俱杜汝
楫著

秋浦吟

四學詩文合訂

詩學一鏡

以上俱李
逢泰著

詩韻釋疑

王允
升著

霽春軒詩文集

高甲
三著

自省齋錄

馬步
瀛著